



女儿的回忆

# 女人的心

孫席珍著

上海  
眞美善書店  
1929

曉君近來常常會無端地感到哀愁，尤其是子清不在的時候，這種哀愁的感覺便更其來得利害。她年紀並不大，不過三十上下，但看去似乎要比本來的年歲老得許多；臉色慘白得非常，身材也確乎可怕地消損了。

這天子清起身的時候，剛好七點三刻，她還在打鼾，突然醒來時，子清已經喫完牛奶預備出去了。

『時間還早，你晚上睡不着，可以多睡一會。』子清見她醒來了，寂寞地說着，笑了笑，便推開門望外走。她目送着他出去後，頭腦一陣陣地沉重起來，努力掙扎着想再睡一覺，以補救夜來失眠的疲乏；但是，太陽進

來了，照滿了一房，灰塵很得意地在太陽光中跳舞。她覺得射眼，便移過視線向上看；上面是雪白的天花板，有兩根電綫縱橫地躺着。

陳媽進來抹桌子板凳，接着嘩喇嘩喇地掃地，房裏的空氣暫時熱鬧了一回；但陳媽即刻拿了畚箕出去了，呀的一聲，門關了後，四圍依然是深谷似的空虛。

從被幅裏伸出兩隻手來，擦了擦眼睛，又理理頭髮，但頭髮似乎越理越亂。明知道睡覺是再也睡不着的了，無可奈何地起了身，披上衣裳，連開口叫一聲「陳媽」的勇氣沒都有，只是默默地對着鏡子坐在安樂椅上。

鏡子裏也是一個女人，眼眶凹陷下去了，臉上好像鋪了一層霜，哀愁的眉毛緊緊地縐着，儼然是斷橋橫鎖在江上。『我已經老了，眼前只有一片的空虛了。』心裏這樣想着，不知不覺便發出一聲悠長的歎息來。

於是，陳媽進來了。一進門，看見她已端坐在椅上，覺得很惶惑；但

立即就悟過來了，便端起臉盆和漱口盂，望外走。

待陳媽重復端了臉盆和漱口盂進來，壁上的掛鐘恰恰打了十下，這是買小菜的時候了。『太太，該買小菜了罷？今天買些什麼？』

『隨便什麼，你去買就是，錢在抽屜裏。』她近來簡直連家務都無心處理了。

『隨便什麼？』陳媽笑。『太太想喫些什麼口味呢？我好買……』

『不管什麼，你挑少爺愛喫的買些好了，反正總不過這幾樣菜，我都可以的。』

『那麼，買兩條鯽魚來？』

『好。』

『再買些冬筍？』

『好。』

『也買一株黃芽白罷？』

『都好，你去買就是。』

『太太……』陳媽要說又不說，只微笑。

『什麼？去罷！』

陳媽拿了錢，仍然笑着，出去了。

『好悶人的冬天！』她忽忽洗了一把臉，也不搽粉，便又坐下來默想。

『爲什麼年年要有這一度沉悶的時間？春天是可憎的，夏秋也一樣，但總沒有冬天最來得討厭。春天還有黃鸝的歌聲，還有撩亂的萬花；夏天樹上有鳴蟬；即使在深秋，也可以在處處的頽垣下聽到寒蟬；但冬天怎樣呢——包圍在冬天的四周的，只有無邊的寂靜……』

冬天的日子特別短，她是知道的；一到五點鐘，子清便會提着皮包回來了。然而，此外，她在這寂寞的冬天中，還期待着什麼呢？衣服都換上

裹的了，飯菜陳媽會送來的，但人們，尤其是女人，難道是專爲喫飯穿衣而活在這世上的嗎？

她現在的生活，在別的男人或女人們看起來，都該覺得已經很幸福了的罷；她自己曾經屈着指頭計算過好多回，也終於找不出什麼不如意的事情。子清之於她，真是無話可說的了；她要什麼，她要怎樣，從來沒有一回不照辦的。可是她總仍然是這樣無端地感着哀愁——她從心底裏覺察到，她是確乎少了一件不知在何時失卻的記不起來的什麼東西……

『唉，這樣的歲月，又整整是七年了！』從喉管裏發出這一聲顫悚的叫喊，便睡熟了似地斜倒在安樂椅上了。

她和子清的相識，是在七年前的暮春三月，長安街頭的一家酒館上。那時她正值華年，一身都是嬌憨。下了課，把自己打扮做一隻蝴蝶，蹣跚

的，活潑的，去赴茹四太太的夜宴。

酒館上是一片燦爛輝煌，案上的桃李花香和雪茄煙霧混成萬道寒霞。她一進門，便覺有幾十雙眼睛接連地圍攏來，她也很快地向他們一瞥；從她的流動的眼裏，閃出處女的明媚的光來。

酒菜很豐富。喫了奶油蝦球湯，接着是炸昌魚汰汰沙司。女主人這時似乎還站起來說了些什麼，但誰也沒有細聽；觥籌交錯，大家都低着頭顧自大嚼。

待喫完燜牛肉蘑菇沙司之後，快到咖啡時候了。於是，大家都伸長着脖項吁氣。她想笑了，但決不敢笑出來，只好趕緊低了頭。

喫飽了的人們開始談起天來了，她沒有什麼說，獨自無言地坐着……她在這場夜宴中所得到的的是什麼呢？這個不能拿數目來比較。坐在她正對面的詩人似的美少年，不是正默默地望着她嗎？她抬起頭來，敏捷地



回報她一眼；從她的流動的眼裏，閃出處女的明媚的光來。

女主人是最乖覺的，知道這是不能僅僅以剛纔的泛泛的介紹所能了事的了，便又特意爲他們介紹。『我再來替你們介紹罷：這位是晚君女士，這位是子清君。』

子清不會說『久仰久仰』一類的客套話，只露出酒窩笑了笑，點點頭。然而，這是怎樣動人的笑呵，他把她整個的懷着神祕性的處女的心都攫去了。

接着是餘興，接着是跳舞。座上，會跳却而司登舞的只有兩人，一個是子清，一個是晚君。在他們互相擁抱着跳舞的當兒，突然看見子清的臉上是驕傲的，她也覺得自己是值得驕傲的了。

筵散後，走出街上；望到天上的長庚星，又隱約感到渺茫。然而，光明終於又漸漸展開，悠遠的清風，吹動她拂額的前髮，吹動她飄曳的裙裾，最後又吹走了她心上的渺茫……

於是，此後他們便親密地交往着。

在月影書舍的東院的角落上，有一間小小的南房。這房間彷彿終年隱避在寧靜中，便是房門外牆腳邊的一棚紫藤花，也總是倒垂下來，倒垂下來。房裏便住着子清，每天焦灼地期待着什麼。

她幾時第一次到這裏來的事，已經在記憶中消失了。好像大海中的孤燈，依稀還記得的只有這一點：是在那場夜宴的三天之後，收到他的用海月箋寫的一封信……

院子裏照例是寂靜，幾隻麻雀照例小孩似地蹣跚地在青石板上走着。她走進去，麻雀照例竦地飛散了；然而，靠西的廂房的門簾角裏，也便照例探出兩個頭髮梳得精光的腦袋來。

她頭也不同，一直望裏走；彷彿帶了指南針一般，她直覺地知道，紫

藤花深處是她所要奔赴的彼岸。

她走進子清的房，似乎放下了重擔，覺得身子都輕鬆了許多。眼前便全都籠罩着光明。子清站起來了，接着，他們面對面坐下了。壁上鏡框子裏裝着一幀油畫，畫着中世紀的婦人；因了陽光的照射，飄飄地好像要跳出鏡框子來的樣子。

於是，房裏便開始充塞着語聲和笑聲。子清爲她談藝術，談文學，談南歐的風光；她很少說話，總是含笑，總是靜聽，心領神會似地點着頭。後來他便拉起梵啞鈴。挺着胸脯，頭微微仰天，從這男性美的姿勢中，奏着沉滯而又粗大的音調來。但同時又是怎樣地悠揚。這音調所表達的一切，她是完全懂得的；在最後的脈脈的絃音中，分明告訴她：他是怎樣不能自己地愛着她……

她是誠摯地願意接受子清的愛的，她也願意捧着自己的十分的情愛獻

給子清。她相信，世界全是灰黯的，渺茫的，她眼前之所以閃耀着如許的光明者，便是爲了愛。愛溫馨了她的生命，喚起了她多年的沈醉。她願望他們的愛是永生，是不滅，是沒有止境；但她始恨結婚。

有人說，結婚是愛的墳墓，她曾因這句話費過多番的推敲。結果她相信這句話是很對的。其實她本來很盼望結婚，因爲要想愛的永生，不滅，沒有止境，便要由結婚來保障。然而，她是女人；結了婚，女人便要負着生育的責任，而生育是最苦痛最可怕的一件事。

「子清，請你不要奏那個提琴罷……」她穉氣地望着他，似乎要哭。

子清笑了笑，不做聲，收起梵啞鈴，放在牀上。他們的臂膀木鐺似地交互圍在頸項和腰間了。

送她回去的時候，院裏照例已是滿地的月色。麻雀不見了，西廂房的門簾背後，便又探出兩個頭髮梳得精光的腦袋來。

他們這樣地交往着，約摸經過大半年。這中間，也幾次一同到過公園，一同到過電影場，此外，還同往東郊旅行過兩次。

十月初冬的晴暖之日，他們又相約作第三次的東郊之遊。

在月影書舍喫完中飯以後，步出城，便騎着驢子向間道上走。冬天究竟是冬天，郊外已只看得見徧地的黃沙；迎面的朔風一陣陣地吹來，幾乎使人疑心前面便是戰場。長草半已枯死了，遠遠幾棵常青樹，疏朗朗排成一行列，步哨似地默默地站着。

到郭莊，約摸半上晝。打發驢夫去吃飯後，便相將在河邊的老樹下坐下來。

冬天的河邊是冷落得很，小船顧自橫着，沒見誰來解纜。他們一壁拿出帶來的點心吃着，一壁故意談電影，故意談文學，故意談到羅密歐與朱

麗羅，故意談到愛羅伊斯與阿伯拉……最後，他含淚握着她的手，突然跪下了。

『晚君，可憐我能，這回你該答應我了……』子清斷斷續續地這樣說着，原先似乎是預備過怎樣措詞的，但臨時都無用了。

『……』晚君突然受到這個刺激，臉上立刻紅漲，這紅漲不久就蔓延開來，一直到耳根，她萬分不安似地低頭下去。

『晚君，這世上，除了你，我更沒有別的什麼了……我愛你，我永遠地愛你，望你允許我這個罷！』他接着說，竟是冬花在嚴風中顫抖似的聲音。

『……』她低着頭，仍然什麼也沒有說。

『晚君！……』他更握緊她的手，簡直要哭出來了。

晚君心裏確也因此震動了一下，但反而即刻寧靜下來了；拉拉他的

手，意思是要他起來，然後抬起頭，勇敢地望着他的臉說：『子清，你愛我，我是知道的，我十分誠摯地願意接受你的懇切的愛；而且，我也一樣地愛你，一樣永遠地愛你……但是，我們還是這樣永遠地相愛着罷，結婚這件事，始終是葬送人間的愛情的……』

這表面上的話語，子清完全懂得；他明白這是她拒絕他了，但是怎能知道曉君是真的這樣無可言說地愛着他，而且如何急迫地願意以結婚來保障他們的愛情，只是爲着心裏一段說不出的隱衷呢？於是，子清站起來，然後仍復坐下；但他的頭反而垂下去了，垂下去了，從她眼裏看出，他是晚來的向日葵一般，逐漸逐漸地頹唐下去……

『子清，請你相信我！我只愛你，我更不愛你以外的一切；你放心，我將永遠永遠地愛着你！』她了解他的頹唐是由於她的緣故，便即刻想到再補足幾句話來寬慰她是她的責任。然而，言語畢竟是表達心衷的最笨的

工具，她的話說出後，一點回響都沒有，便隨着大氣消失了。

四圍是沉默，子清半天也擡不起頭來。

然而，驢夫上來了；嘴裏還嚼着大餅，長鞭在他手上一幌一幌。「先生，僭們還上那兒去溜溜罷？」

他們這纔驚覺；半晌，晚君便說：『帶過驢子來，我們回去罷，不到那兒去了。』

來時的興致早已絲毫也沒有，默默地趕着歸路，只聽見得得的驢蹄，和驢夫嘩嘩地揚着長鞭的聲音。

回到月影書舍，一進房，他便歪倒在沙發上，這是她從未見過的頹喪。她故意仍然找些話和他談，他也勉強答應着，起先，他們自己還能聽得到自己在說着什麼的，但終於連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些什麼了。於是她站起來，彎着身子將嘴唇湊攏去……



『今天你累了，靜靜地休息一會罷，我明天再來看你。』說着輕悄地一笑。

送她出來，陽光還照滿着院子，不過兩點鐘。她走出大門，子清寂寞地望着她的背影漸漸地遠去，纔回身走進房。

她也從巷口轉了回來，但並不進去；站在紫籐花的棚下，在房門外的窗隙裏張望着什麼。

她大吃一驚。終於猛然推開門進去了，她看到子清從抽屜裏拿出什麼來，倒在杯子裏，預備望嘴裏送。她衝上去，搶住他的手，將頭頂到他懷裏。

出乎意外的舉動，他事前確乎沒有防到的，杯子便從手裏滑了下去。砰礮一聲，他也軟倒在沙發上；好像落了魂一般，兩隻失神的眼睛睜得滾圓滾圓地瞪住她。